

错判婚姻事，悲怆上古楼。灵活意念改，春风再回头。
一言成讖语，惊心月如昼。残袖也红袖，女酬男亦酬。

红泪

①上

杜书卿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

红泪^上

杜书卿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泪/杜书卿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9.4
ISBN 978-7-80765-107-9

I. 红… II. 杜… III. 章回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1759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57
本社网址 www.hnwybs.cn	字数 1078000
承印单位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	版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印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纸张规格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	定价 98.00 元(上下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自序

我村有个张秀才，正直豪放，不畏邪恶。上世纪大炼钢铁时，他敢说三道四，历数其错。村支书说他反动，诬他干过青红帮、一贯道，令其写悔过书，交代反动罪行。一气之下，他割腕自杀，写血书，斥狂暴，论正道。

救活后，他变了性格，不再酸腐，随意说笑，语言粗俗，男女暗室之事也说得毫不脸红。闲暇时，在自家半山院槐荫堂小书屋舞文弄墨，写杂记。因杂记源于他自杀伤心记事，故取名《红泪》。男女私情，伦理纲常，善恶之举，全入《红泪》，且有不少风闻传说，想象推测，绘声绘色，颇具理趣。

少时，我常到槐荫堂玩耍，张秀才的孙子领我上槐荫堂摘酸枣、捉蛐蛐，偷看他写的《红泪》。其中多写孤男寡女，尤其柳贞，一生不幸，烧香祈祷最多，《红泪》中出现最多，而本书女主人公陈云贞的原型就是她。

云贞贤惠，孝敬公婆；深夜烧香，对月祈祷；华山寻找丈夫遗骨，暗里相看异乡男人；雪夜访媒，探听风流；早年收养人子，中年养子不养为仇，等等。她十七岁出嫁，新婚之夜丈夫不辞而别，再无消息！村人要笑说：大闺女换个住处，没见男人却成了寡妇！

五年前回乡我问她：贞奶的日子还好吧？她说：一眨眼六七十年，好坏也就这么一天天过来了。我问：奶还记不记得我跟您做伴？她笑笑说：咋不记得，你十来岁时，家里难，点不起灯，见我成夜亮灯，就跑楼上借光读书，还给我扫盲。你读书，我做针线陪你，没男人，就把你当相公。我说：奶学会自我开导了，这就好。她说：名义上有男人，实际上只跟你小秀才同床共枕过。我问：奶为啥不再走一家？她说：算卦的说：嫁也白嫁，不死就跑。再嫁干啥？走过场送死人！我问：您信那话？她说：后悔来不及喽！人

来世上有时候就是上当受骗叫人糊弄的。旧时候不许女人再嫁,现在又风兴开放。哪对哪不对?还不是人说了算!我苦守一辈子,泪都成血了,到头来见到的是啥?我问:现在奶还上不上神路烧香了?她说:上!不走神路不见路,上了神路都是路。神不就是“审”吗?断案凭审,烧香也凭审,穷苦人烧香,有钱人也烧香。为啥?不审不知道,一审明白了。我服气地说:奶真行!她笑笑说:上年腊月,娘家侄儿买几瓶好酒忘到了我楼上。过年太寂寞,我炒几个菜,打开一瓶酒,想醉一回,心想喝死算了!你猜呢?一瓶没醉。我老眼昏花坐灯前,朦朦胧胧,不笑想笑,想醉不醉。为啥?就为那酒里兑的都是水,一成酒都没有!我笑笑说:假的反倒好了。她说:不是以前的胡整,哪有现在的清醒?闹派性的时候,到处蛮干,把老先人的好东西都烧了,砸锅,平坟,拆庙,砍树,没谁心疼。现在天变地变人变,小假小错难免,不值当怪罪。我说:可惜张秀才死了,不然这事可要进他的《红泪》里去了。她叹了口气说,你是杜甫的后人,你也写嘛,村里的好坏事我都知道,想写我给你一样样说,把好人坏人都亮亮相,好的让它再好,坏的让它减少,写本大书,树树正气,压压邪气!

那话让我深思:女人到古稀,竟能清醒地看待迷茫的大千世象,那振聋发聩的话语,不知说出多少人想唤回古朴世风的心愿。我不敢辜负她的心托,决心拼全力大胆尝试,力争写出些有益于世的文字来,即便一杯清茶,也能为疲惫的劳作者聊解干渴。因“红泪”写尽了一代人的伤心之泪,也寄寓着不少人的精神追求,所以我就以《红泪》为题写了出来。

《红泪》以陈云贞问道人生为主线,以赵素梅等女性的自立自强为副线,以朱源远的感情纠葛为红线,极力扩展张秀才的杂记,力争多角度、深层次、全方位地展示时代风貌。她们虽为平凡女性,却有超越一般的奇特,写她们对婚姻对人生的困惑,写她们的人性之变,发问世情世道及传统观念的合理性,探讨新的生活样式。

《红泪》为长篇章回体小说,百十万字,时间跨度五十年,上下两部四卷本:陈云贞的愚贞,死守苦盼;渐次清醒,在社会大变革中拼争;抬高眼界,倡导以德治世,净化世风;主张以文为镜,弘扬和规范社会行为,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。本书还通过对众多人物形象的描写,吐露了平民阶层呼唤美好理想的心声。在改变社会风气及规范个人行为等方面,也进行了大胆探讨,为平民尤其是女性问道人生和改变自身提供了不少参考借鉴。

目 录

自 序	/ 1
-----	-----

【上部】

卷一 梦断残夜

第 一 回	柳树坟寡妇杀仇	落日岭后生相亲	/ 3
第 二 回	斜月岗白眉测命	南庙村金泉脱险	/ 8
第 三 回	追革命结伴同行	索女儿立字打赌	/ 14
第 四 回	陈云贞古楼悬梁	谢紫霜文院带读	/ 20
第 五 回	训学生恩师施恩	骗女婿财主诈财	/ 25
第 六 回	柳霞巧取大利益	周正惊惧亡妻魂	/ 31
第 七 回	傅玉娥解带感恩	杨先中出资办学	/ 38
第 八 回	少妇裸体装鬼魅	老嫗以身说风流	/ 44
第 九 回	马蜂示警奸邪汉	秋翁规劝痴情妇	/ 54
第 十 回	识刁徒花嫂心寒	感真情太正意暖	/ 61
第十一回	抢小娘西华挨打	护美妇大顺遭袭	/ 67
第十二回	黑道汉得妻说隐	风尘妇失心生邪	/ 71
第十三回	贤妇人警言劝告	风流女舍命放人	/ 75
第十四回	傅开宣越墙丧命	杨先中解囊施财	/ 80
第十五回	柿树坡黑手斗智	秀才院师母授意	/ 84
第十六回	傲女子高傲试讲	怪学生古怪刁难	/ 92
第十七回	少陵墓胜文说项	老柏林金泉嘱妻	/ 97

第 十 八 回	诱南院玉秀海淫	搜朱楼吴原抢灯	/ 103
第 十 九 回	五更渡船夫指路	百花坞山神惊梦	/ 109
第 二 十 回	救米进成文劝善	害胜文三元为恶	/ 116
第二十一回	读碑文思辨人生	走河滩拼杀狂徒	/ 120
第二十二回	陈云贞恩认义父	康百万愧送诺金	/ 127
第二十三回	老中医怒发冲冠	大队长痛心疾首	/ 134
第二十四回	傻瓜妻山院逐客	白云姑神前弄奇	/ 138
第二十五回	淫贼命丧崆峒山	苦妇泪洒婆婆坟	/ 145
第二十六回	素梅理喻小财主	彩霞恨诉老扒灰	/ 152
第二十七回	红髯马冷月送妇	黄道士热肠寄语	/ 157
第二十八回	尚云喜订女儿媒	云贞惊闻夫婿亡	/ 166
第二十九回	葵花地托付后教	葡萄院提念早寡	/ 171
第 三 十 回	红芬舍身杀徐全	花嫂放胆鞭奸夫	/ 176
第三十一回	酷暑天老翁舍水	清风夜书记排难	/ 182
第三十二回	话月夜三元训妻	诱鬼院云贞杀人	/ 190

卷二 潮荡河洛

第三十三回	紫艳惩治胡歪嘴	源远劝告张媒婆	/ 201
第三十四回	宋红草狐府接生	朱胜文绣楼乱伦	/ 206
第三十五回	云贞筹资走华岳	菊花敞怀道家丑	/ 211
第三十六回	心思动异乡相人	秋风惨陌路失财	/ 216
第三十七回	拾遗骨痴情葬夫	下石河苦心挣钱	/ 220
第三十八回	风雪夜李嫂诱春	落难日太正关情	/ 222
第三十九回	胜文落脚松林镇	彩凤留枕蝴蝶峰	/ 229
第 四 十 回	对手赛源远逞能	揭发会天佑报复	/ 237
第四十一回	李嫂小气拒传艺	刘姐大度赠真经	/ 243
第四十二回	黑包公声震四野	白娘子泪洒两行	/ 247
第四十三回	嵩山顶花月整人	黄草坡云贞递信	/ 254
第四十四回	揭村丑五花八门	斥冒进千言万语	/ 259
第四十五回	断性命愤世嫉俗	昧亲事厚颜无耻	/ 265
第四十六回	纳姐夫从玉许女	劝弟媳太正逆命	/ 271
第四十七回	论诗文一子显才	比吟对众人抒怀	/ 279

第四十八回	花雨联败新春对	秋香心仪俊俏郎	/ 293
第四十九回	花月夏夜戏小叔	淑华秋锄骂干部	/ 297
第五十回	变笑脸花云送身	含委屈姍月哭嫁	/ 302
第五十一回	会场斗农如齷齪	村委辩胡腾尴尬	/ 310
第五十二回	造田地放炮伤人	守山洞说狼道鬼	/ 314
第五十三回	历历丑行揭村干	茫茫苦海筹前程	/ 318
第五十四回	源远流论窘瑞祥	尚云轻诺笑素梅	/ 322
第五十五回	无义男毒计害人	贤良妇妙方治病	/ 331
第五十六回	负恩情天佑断亲	贪便宜花云中毒	/ 338
第五十七回	秋香牵念精灵子	凤婆推演薄命女	/ 341
第五十八回	朱小栓入学任教	杨先中斥官叹法	/ 348
第五十九回	尚云无情断连理	元香有意伸橄榄	/ 353
第六十回	挑是非花月作孽	卦优劣长奎犯病	/ 356
第六十一回	老农民泛滥派性	村支书床第生邪	/ 361
第六十二回	果林谰语说天象	长奎秽言撞妻妹	/ 365
第六十三回	通秘书长失策	告行署义父许诺	/ 369
第六十四回	韩铁柱谎言骗妻	陈云贞违心夺媒	/ 374
第六十五回	夕阳路村姑议婚	雷雨夜野妇说恨	/ 382
第六十六回	女婿死从玉骂姊	寡妇恋姍月送情	/ 389
第六十七回	狂徒打人却遭打	恶夫告状反被告	/ 396
第六十八回	朱奇山盛宴待客	史奇巧脏话污叔	/ 401
第六十九回	谢紫霜残袖添香	刘瑞祥窘态打鼓	/ 406
第七十回	从玉怂恿男女乱	云贞撮合猫狗配	/ 413
第七十一回	走邪道姍月得手	蹈覆辙秋霞失诺	/ 416
第七十二回	回乡求职多情帮	进山从教知心送	/ 424
第七十三回	访村寨绘制蓝图	辩乡府筹措项目	/ 431
第七十四回	保姆两眼变四季	省长一言化九鼎	/ 442
第七十五回	寡女情动朱朝东	病妇泪染王秀娟	/ 452
第七十六回	桃花塆云贞问信	山神庙吴原蜕变	/ 460
第七十七回	论利弊素梅教子	话今昔梁萍倾心	/ 464
第七十八回	兴山乡多种经济	辟神台一方净土	/ 472
第七十九回	刘瑞祥大会受挫	傅小山南园得助	/ 478
第八十回	赵河村重叙旧情	蟠桃园再绘新图	/ 492



【 上 部 】

卷一 梦断残夜

第一回 柳树坟寡妇杀仇 落日岭后生相亲

民国三十年深秋黄昏，天边一抹红霞，空中几只飞鸟，极其冷落凄凉。忽然邱山岭上冒出个女人身影，款款往山下走。

女人是古楼村小寡妇张紫艳。她边走边想：桃花岭女子陈云贞找不下婆家，三番五次托我说媒，难道有啥原因？

抬眼处，几个男人从柳树坟里窜出，一溜烟往北跑去。再看时，上岭一队扛枪鬼子兵，吓得她尿了一裤子，匆忙躲进坟里偷看。鬼子兵走到坟边，掏出驴玩意儿撒尿，然后向岭头走去。

垂柳千条线，秋来泪纷纷。柳树坟是她家坟，男人坟上的柳树已长腰粗，想到男人的惨死和自己的苦命，哭了起来。

正自唏嘘不已时，旁边草丛里有呻吟，侧耳听听，未见动静，她大着胆子，拂柳分花，往前挪了十几个碎步，一看大吃一惊：草窝里躺个男人，手脚被缠死，嘴被塞着，满脸是血。

她拉出男人嘴里烂布，男人睁开眼，惊恐地看她。她说：“甭瞪我，我没害你，说说咋回事？”男人沙哑着嗓子，少气无力地说：“古楼朱金泉杀我……”咯噔一下，她问：“朱金泉还是个孩子，他怎么会杀你？”男人说：“不是皇军过来，我早没命了，姑奶奶快救我。”她问：“朱金泉为啥杀你？”男人说：“我管县上治安，当学校督监。朱金泉在省城上学，勾结共产党，来学校活动，惹是生非。看他年轻，我警告过他，要他悔过自新。他不但不听，反而恩将仇报，找同伙害我。”男人声音很熟，她腾一下，热血翻涌，两眼冒火，愤愤地说：“看样，他不杀你你就要杀他了。这下可好，惹了共产党，共产党不饶你！”男

人说：“小姑奶奶救我，把我身上绳子解开，大恩大德，定当重谢！”她冷笑一声说：“把绳子解开，你好去收拾朱金泉，回头再糟蹋我！”男人摇头说：“不不，我不会恩将仇报，干伤天害理的事情。”她喝道：“不伤天害理，他不会杀你，这叫报应！你睁大狗眼看看，看姑奶奶是谁？”男人瞪大血丝眼睛看她，摇摇头。她说：“不认识是假，装糊涂是真，告诉你，我就是你害死的县长文妙的女人张紫艳！你不是鳖孙孬种程长江吗？”男人“啊”一声，哀惧惊恐，泪眼相求：“姑奶奶，害您男人是被逼无奈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我这一回。”她眼冒冷光，道：“既然是被逼，为啥收人家五百现大洋？哼！图财害命、丧尽天良的畜生！”说罢一脚踢去，想起了自己的遭遇。

女人太美，招惹是非。年轻时随人过河看夜戏，一眼瞅中了舞台小生，送去个风流回眸，便引出长桥斜月暗相约，害几条人命，将其推到公堂。县太爷文妙不忍了结她，改判从轻发落，明里禁她三月，暗里养她百日。后无以为报，只好嫁了文妙。不料好花遇冰霜，再难见芬芳，文妙生病，被下属投毒害死。香残燕子楼，粉坠百花洲！她只好含泪苦守，以媒为生。

如今见了仇人，分外眼红，她拿起那团烂布说：“我还得把你的屁眼子塞上，死了活该！救你不如救朱金泉，他当共产党说不定还能救几个穷人。把你救了，有害无益，弄不好哪天我也得遭报应，你天杀的死了好！走吧，我送你上路，正好我男人坟边有个阴窟窿，你下去给他赔罪去！”程长江拼命摇头，鼻子里“嗯嗯啊啊”哼着，脖子上青筋胀起老高。

她抓住程长江的衣领咬牙朝前拉，看程长江的裤子被褪掉半截，腰里黑糊糊，心想简简单单让你死太便宜。随手折根枯干的柳枝儿，尖刺如锥，她毫不手软，“嗨”一声，照程长江腿间戳去！但见程长江抖动几下，嗯嗯哼叫。再看时，柳枝已戳到阴囊根部，鲜血直流，程长江翻几下眼睛，昏迷过去。

拉到阴窟窿旁边，她踢一脚，骂道：“死去！”随之朝下一推，程长江掉进坟穴阴窟窿里。她折根树枝，朝坟穴两边的裂缝里猛撬，成批成批的腐土塌下去，程长江没了身影。

刚到家，一个年轻女人推门进院，一看是南寨药婆——寡妇陈嫂，问：“啥风把妹子吹来了？”陈嫂笑笑说：“寡妇跑断肠，一天瞎张狂。前天走桃花岭，碰见本家嫂子绣月皱眉头找我，说女大不可留，留来留去结冤仇。闺女大不嫁着急，托我给她做媒。我哪会说媒？想来想去还得找您，您是行家。给费费心吧，闺女长得俏，跟爷爷读过四书，有些高傲，名叫云贞。绣月嫂说了，能说成最好年前出嫁。”说罢，走出鬼院。

文妙死后，她没处住，年轻守寡，便搬到求子庵求安静。因那里常闹鬼，少有人去，人们就叫它鬼院。

听了陈嫂的话，她笑了，觉世上事巧之又巧，心想一女求百媒，求来求去又求到我了，这不是巧吗？但又叹气说：看样云贞非嫁金泉了，金泉不答应，我就拿杀人的事敲他！

次日进金泉家——朱楼院。金泉爹胜文见她上门为儿子提亲，不由生疑，心想小寡妇说媒向来拿势，从不轻易上门，今天怎么变了呢？莫非她有求于我？不由笑笑说：“妙婢上门说亲，实在难得啊！”她说：“您门台高，我想巴结。”胜文红脸说：“不敢当。妙婢给金泉介绍哪村的闺女？”她说：“桃花岭的，闺女家虽然有些穷，但上几辈可是官员，也算书香名门；闺女长得俊俏，那是远近闻名。”胜文摇头说：“我有点担心。”她问：“担啥心？”胜文说：“金泉小，正在省城上学，我怕他不答应。”她问：“是儿子听你的，还是你听儿子的？”胜文说：“您知道，现在的孩子没教养，事情多，不听话。”她说：“事不多我还不上门呢，没听说县城天天都在抓人？你就一个儿子，不怕出事？早点娶了媳妇，拴住他，让他老实实在家待着，跟你学医，平平安安，有啥不好？”胜文点头说：“回来我问问他。”她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说亲，他没有不答应的。”胜文妻玉青说：“妙婢，金泉脾气怪，是个犟驴。”她说：“再犟也能制伏，怕就怕找不到他的短处。”嗯一声，玉青脸上飞红，没再说话。她说：“后天腊月十九，立春，相亲再好不过。”玉青只好点头应允。

夜里，玉青给金泉说起相亲，他嘟嘟囔囔不高兴：“正上学呢，娶啥媳妇？”她说：“你都十八九了，还不该娶媳妇成家？南庙宋宽理家闺女十四岁都生孩子了，你十八九岁啥不知道！”金泉红脸，似受撞击，翻眼说：“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不去！”她喝道：“你敢！我都答应张媒婆了，明个在落日岭见面，不去不行！”她缓下口气，想稳住金泉，道，“话又说回来，你的事由你当家，到时候愿不愿意由你说了算，我又不不多干涉。”金泉看躲不过，眉眼一眨，说：“那好！”

次日，玉青领金泉随紫艳往落日岭走，天上瓦蓝，百里无云，虽是寒冬腊月，却见光艳丽日。紫艳二十七八岁，亭亭玉立，杏眼桃腮；玉青三十五六岁，仍然一身精神，柳眉凤眼俏身段，俩人一路走一路说笑。金泉不乐，吊脸皱眉想心事。

离落日岭不远时，玉青说金泉：“高兴些，看你那黑煤画脸面，哪像相亲的？”金泉说：“你生我黑脸，怨谁？”玉青说：“我跟你爸都是白脸，你说怨谁？怨你老先去！”紫艳咯咯笑。金泉瞪她两眼，道：“我看妙奶做媒是演戏，成心害人！”紫艳胀得两颊流火，十分恼怒，想动容，又碍着玉青脸面。朝北边斜坡上看看，那儿有十几棵青灰色黑黝黝的乌柏，参差不齐，高低错落，树下有片乱坟，是个僻静遮身处，当即给玉青擦擦下颌。玉青心领神会，风摆杨柳，沿小道，走进荒坟。

她指指玉青，说金泉：“人知羞耻，才穿衣裳，解裤子方便，也要遮遮眼，懂不懂这理儿？”金泉瞪眼说：“不懂！无话找话，故弄玄虚。”她说：“金泉呀，我劝你把心里那想法打消，要不然，害了闺女，也害了自家爹娘，这辈子叫你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难言！”说

罢那话，杏眼含怒，睥睨金泉。金泉不以为然，道：“我啥想法也没有。”她说：“我民国三年生，比你大十来岁，你小男人心里的曲曲弯弯我不知道？十月初十黄昏唱大戏，天上那块月不明不暗，硬是让云彩遮了脸。说它怕羞吧，还露半边身子，那半推半就、羞羞答答的样子，真让人动心。你说，那会儿你跟南庙的闺女周桃芬干啥事？”金泉嗯了声，满脸窘态，道：“妙奶胡说！我跟桃芬是同学，无非在一起说学习说读书，有啥乱七八糟的事情？”她问：“台上煞戏，台下人散，你俩到树后边麦秸垛里唱拷红，没有红娘，就敢莺莺会张郎，您好大胆呀！”金泉瞪眼说：“说媒的，就是个诈，你听谁说的？”她说：“听我俩眼说的。你们钻麦秸垛干红脸事情，偏偏遇上我这憋不住下身的人。没想蹲下去就起不来，您拼命唱梆子，唱得我提不起裤子，一泡尿尿到三更半，啥样的事情没看见？金泉呀，你可不小了，我看你大得吓人！”金泉眼一斜，道：“满嘴胡说！”她问：“知道为啥跟你说话？”金泉转身不理。她说：“孩子，我可怜你，怕你再惹祸。”金泉脸色立变，问：“惹啥祸？”她说：“救人救活，杀人杀死，柳树坟杀人的事没忘吧？你手脚不干净，没把程长江弄死，正好叫我碰上，代你打发了他。这会儿倒好，害得我夜夜不安，一到三更，就见那死男人到梦里折腾。”金泉“啊”一声，当即面如死灰，不知所言。

落日岭南边那条小路，伸向靠岭的寥天野地里，野地千八百亩不止，乱树疯长，杂草丛生。庙会摆在那里，天上一块金灿灿的日头，地上一堆闹嚷嚷的人群，是一道活动的风景。

路南仨女人，候在弓腰树下，俩年轻的穿红袄穿绿袄，老的穿黑棉袄，红花绿叶枯枝儿，一目了然。紫艳给玉青使个眼神，问：“看见没？老的是闺女娘，叫绣月。”玉青问：“俩年轻的，不知是哪个？”她笑说：“看上哪个是哪个，你看哪个中意？”玉青说：“留辫儿的，沉稳倔犟；绾簪子的，有些张扬，像小户人家的闺女。”她问：“是沉稳的好呀，还是张扬的好？”玉青说：“庄稼户，还是沉稳些好，沉稳媳妇下地进灶火都不差。”她说：“这就对了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，咱相的，就是留辫儿闺女。”玉青说：“绾簪子的闺女是谁？”她说：“闺女的嫂子，贫家女人。”

金泉看眼路南，留辫儿女子满脸成人气，正斜眼瞅他，审贼似的，煞有心事。他不喜欢那种眼神，觉得跟那样的女人相处不轻松，没开心时候。然而一想起假相亲，又觉脸红，骗人家不该，也对不住张媒婆的苦心，更觉对不住桃芬，二人早有约定，非对方不婚。想到此，他不知如何面对今日之事。

紫艳向女方招招手，女方朝北边挪了十步八步，在一棵杨树下停住。紫艳拉住玉青，玉青拉上金泉，没说话朝南挪了十步八步，彼此靠近了许多，两下里再次相看，品评优劣。玉青说：“妙婶，我没意见。”她笑笑，朝路南走去。

云贞看金泉不俗，便觉靠得住，心想只要守得住，便是一桩好婚姻。又觉金泉面熟，但左思右想忆不起在哪儿见过，印象中那人似金泉这般年轻，金泉又不比那人白

俊。她心乱，一时丢了主意。紫艳小声说绣月：“嫂子，那边愿意，只看您啦。”绣月长得粗棉大布，大半块月字脸像块黑面饼，她眯眼一笑说：“人家孩子高大俊气，娘也风致，我愿意。”随之笑问云贞。云贞迟疑了下，红脸喃喃道：“娘说行就行，俺听娘的。”绣月点头一笑，定下了云贞终身。

五天后，紫艳送去两包上等糕点，二十块现大洋，绣月和云贞爹高兴，彼此换了庚帖，定下大年二十九成亲。

夜里，绣月说云贞：“亲事定下了，你准备准备，缺啥就早点买。”云贞说：“娘，退了吧，我咋觉不合适。”绣月嗯了声，骂道：“胡闹！帖都换了，哪有退的道理！”云贞说：“不退就熬寡！算卦的说了：嫁人不见人，一辈子苦寻。老来见了面，却成了别家男人，没缘分！”她瞪眼骂道：“放他娘的狗臭屁！哪村的算卦的？这么缺德！”云贞说：“您甬问，我不说假话。”绣月皱眉沉思良久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说：“既然信命，那咱就再找人算算，还要那么说，就退婚！”云贞问上哪儿找先生，她说：“斜月岗冯白眉是有名的活神仙，听说他算卦卦卦准，找他去。”云贞点头说：“也行。娘在家，我自己去。”她脸上一红，知道闺女嫌自己龌龊。

第二回 斜月岗白眉测命 南庙村金泉脱险

当晚风起云涌，天低云黑，半夜时分，竟纷纷扬扬下起大雪。早起推门，积雪半尺，房檐树顶，亮闪闪一片白絮。绣月犯愁，怕耽搁上斜月岗，云贞倔犟不嫁。过房去，看她紧皱眉头，当窗不语。说：“下雪好，下雪冯白眉不离斜月岗，找他算卦正好。”听了那话，云贞立马起身，说：“娘，我走了。”

斜月岗离桃花岭八里。云贞一步步上岗，雪埋大地，没了路道，她依着山势，走走停停，仿佛赏雪吟咏。飞鸿南走回雁峰，少女此生何所寄？她心海波涛，阵阵起伏，想前边提亲桩桩不允，如今答应了，先生竟说那话。找冯白眉，他又将何言呢？想到此处，不由长叹。

8

岭头有座硬土峰，上有斜洞，像月，那便是斜月岗。岗下三五十亩坡地，半坡柿树林，旁有小土院，院内有孔老窑，两间土屋。院外柏树林里，有个赤条条的汉子，白亮身段，短裤光膀，在雪里挥拳腾跃，麻利矫健。看去人很精干，三十岁出头，眉闪两撇银辉，一看便是冯白眉无疑。

白眉练完拳脚，旋即收身，从树上拉衣服穿上。回头看见云贞，透出和善亲切，点头一笑，招呼她进家。

进门，过照壁，一看，屋檐下挂两三张狼皮、三四张黄鼠狼皮、五六只风干的野兔、七八串红辣椒和十来串玉米棒，仿佛农户猎户。进房再看，窗明几净，柜子靠墙，桌子临窗，桌椅全是檀木，紫亮，四个方凳，分摆两侧。柜上塞满书，笔墨纸砚齐全，书卷气很浓。正面墙上挂幅画，画面很显眼：蓝天下有群飞翔的小鸟，山腰间有层凝固的白云，一位白须老翁放锄山坡，在树下与一红衣女子说话。画上配首《西江月》小词：

功名宦海波涛，世俗是非烦恼。白云隔断红尘器，小鸟伴我种草。怨女颦蹙问道，诉说几多困扰。欲来岗上同逍遥，共探人生玄妙。

看过画轴诗词，她点头赞许：“冯先生高山种田，不忘探讨人生，淡泊浮名虚利，真是高雅情怀！”他抖几下银眉，淡然一笑道：“只因十年苦经历，所以看破人间事。您看我寒舍如同杨子居，种田读书之外，又多了些猎趣。”她说：“房子这么冷，您受得了？”他伸手一让：“请，进里间说话。”

里间架有火炉，暖融融一方温室，她喝几口热茶，顿觉身心温热。她递包媒婆送的糕点道：“没啥好东西给冯先生，这是一点心意。”白眉说：“活人就讲心意，大雪天上山，没心意咋行。高山笑谈，严冬寻趣，也算一次开怀人生啊！”

忽闻一股清香，像番薯萝卜中药炖肉的味道，一看，墙角火炉铁锅里丝丝弥散蒸汽。白眉拿碗说：“今个雪大天冷，我炖只山兔，放些蔓菁、萝卜、三七、枸杞子。看得出，你没吃饭，碰上了，就吃一点，喝碗热汤暖暖身子。”说罢盛两碗放桌上，再从蒸笼里拿出七八个夹心高粱面白面花卷，又从坛里拿些盐腌香椿芽子、鲜姜山韭，倒两杯高粱酒说：“来，心里憋闷，以酒散发。”她顿生好感，噙嘴一笑问：“先生看得出来？”白眉说：“看得出。来，喝几口驱驱寒再叙谈。”她笑笑说：“女人家哪会喝酒。”白眉大度地说：“不登高，难开怀！到我这儿，不要有什么顾虑，斜月岗不是吵闹人世，可以随意吃喝，无拘无束说话。”她顿感轻飘飘的，如仙如梦如脱世俗之笼，沉郁的心境豁然开朗。看白眉清秀和蔼，儒雅健谈，很是敬重，感慨地说：“原以为冯先生是老学究呢，没想这般年轻随和。”白眉微微一笑，绽露满口齐整玉齿，道：“几根白眉，不增寿反倒增了名气，仿佛我成了名山老祖，跨海的八仙。其实我才三十二岁。”她笑笑问：“人老鬓先秋，您人不老，鬓不白，两眉先白，有别的原因吗？”他嗯了声，说：“小女子很尖，你大概想知道我的人生艰辛。看面目，你有灵秀之气，命里虽然秋风悲凉，但并非贫寒之辈。见过不少女子，像你这种面目的，实在不多，与你结个红颜知己，道几句内心应该无妨。”她点头笑笑。白眉说：“眉上风尘积聚，定有前尘旧事。你看到了，我在练拳脚，知道用意吗？人事难料，但不能不料；人有终期，但不悲终期；人世有定律，但不固守定律；活着就是奋斗，奋斗求趣，才是人的本意。早年我想一世轰轰烈烈，青史留名，六岁随父出外求学，苦读十年，投笔从戎，拼命沙场，苦搏九年军旅生涯，得个军长头衔。上司待我不薄，与我拉成至交，后要我与他们投洋人，遭我拒绝。他们怀恨在心，暗算于我，父亲被害，妻死儿亡，我只好持枪拼命，杀十八人，报了冤仇！无处去，只好带老母流落至此，老母体弱，跟姐姐生活。留下我一个，你说苦不苦？难不难？唉，人活一世，究竟何求？到老都说不清啊！”说罢两眶泪水。